

“腊八、祭灶,年下来到”。随着时光匆匆的脚步，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了，到处洋溢着喜气，人们扫房子、购年货、蒸馒头、放鞭炮……

欢欢喜喜过大年

老家在豫东农村,虽然长年在外工作,寒冷的腊月一到,我就会携妻儿回老家过年,为的是品味那充满浓浓乡情的年味。

豫东小村人过年的习俗，一直保持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方式，世事变迁了而小村的习俗改变不大。“知礼仪,享亲情”的年俗绝对能使置身其中的人得到一次很好的洗礼。

我爱回味在老家过新年的滋味。一进腊月,老家的年味儿便越来越浓了,条件好一点儿的人家便开始办年货了，更好一点儿的人家便要杀猪了。小村人过年,从农历腊月初八正式拉开序幕,经祭灶、除夕、大年、元宵节、一直延续到二月初二,年味儿才算消失。在过去物质生活匮乏的记忆里，这段时间是孩子们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也是大人们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过年了,孩子们吃好的,穿新的,手里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零用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随心所欲;大人们劳累忙碌了一年,终于有了松口气的机会。

农历腊月初八,是传统的腊八节,在豫东大多数地区都有吃腊八粥的习俗。过了腊八,村村落落便开始接连不断地响起鞭炮声,从零星到密集。在这清脆的爆竹声渲染下,年味越来越浓,年的脚步声也便越来越近了。

农历腊月二十三,是春节前一个重要的民间节日,人们称它为“祭灶”。在豫东,人们把祭灶看作仅次于中秋的团圆节。凡在外地工作、经商、上学、打工的人,都争取在腊月二十三之前赶回家。据说能吃到家里做的祭灶馍,便会得到灶神的保护,来年家人就能平安

无事。每到这个时候,人们按捺不住迎接新年的喜悦心情,停下手中各种活计,忙忙碌碌地例行年前的祭灶送神活动。“腊月二十三,老灶爷上天”。一家人热热闹闹迎接新年,很有过小年的味道。

祭罢灶神开始储备过年用品。全家人焕然一新迎接新年的到来。“过了腊月二十三,新年一天快一天”。这时,城镇大街上鸡鸭鱼

饺子,摆得特认真,一行一行整整齐齐的。包饺子的人坐在高凳上，面前的锅排上摆着一圈圈的饺子,一家人一边包一边聊天,气氛热烈而融洽。过年时仙逝的列祖列宗自然是不能忘记的,把他们“请”回家来过年,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孝敬,即“请神”。下午,男人上坟地燃炮“请神”,女人则在家中堂屋摆设香案、牌位和大馍、枣山、肉食等供品,迎接祖先回

在豫东老家过新年

晨之风

肉糖果子,五花八门的年货,全都上摊摆出,“春节大酬宾”之类的横幅标语也出现在大小商店的门前,古老的迎新年歌谣,也在孩子们的嘴里唱得分外起劲。

除夕那天第一件事就是贴对联，往往是一人负责刷糨糊,几个人四处去贴,跑来跑去屋里屋外也不觉得冷。正午之前必须贴好,家家户户的房门院门上都贴上对联了，节日的气氛一下子便出来了。除夕那天包饺子是年前最隆重的一件事。每家都要包足够的饺子,条件好的馅里多放些肉,条件不好的多放些白菜,这基本上是一个月的主食。包饺子通常是除夕下午一家老小齐动手,擀饺子皮儿的、盛饺子馅的、收饺子的、摆饺子的、端饺子的,人来人往煞是热闹。小孩也去帮忙,通常是摆

大人们才把新衣服拿出来,让我们穿。这时伙伴们穿上新衣,在街上互相攀比。但是,我往往被伙伴们比下去;因为我家兄弟姐妹多,只能穿上粗布衣服。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我过年的心情。有些就足够了。

“三十到,贴门对、吃饺子、放鞭炮”。贴过对联之后,就开始吃中午饭。中午饭是肉饺子和白馍。娘总说:“都累了一年了,今儿的饺子管饱。”我的饭量特大,见到肉饺子,直到吃个肚皮溜圆,才放下碗筷。那时我就想,啥时天天能吃上肉饺子,就实现了共产主义了。不过,“三十吃一顿,初一吃一天”,多了是没有的。

那时的除夕夜,没有电视,就是收音机也是稀罕物。傍晚,我揣着父母给的几角压岁钱,来到生产队的牛屋里,听大人们讲古(故事)熬夜,等待吃年夜饭、拾炮仗。

半夜时分,鞭炮声猛然响起。我忙回到家里喝汤放炮。此时,红色蜡烛照得明亮的家中,几案上摆满了祭奠祖宗的香火和贡品,鞭炮已经挂在树梢。

这时，满村里跑着大呼小叫、拾鞭炮的小伙伴们。我急忙放完自家的鞭炮、喝完汤,飞快地跑出门去,满村里拾鞭炮去了。拾鞭炮时,你争我抢,煞是热闹。等到天色放亮时候,鞭炮声渐稀,偶尔响起的炮声,是我们在点燃拾到的炮仗……

每当时此，这一幕幕的往事便闪现在我的脑际,那时虽然生活艰苦,但苦中有乐。而今,过年只是一种形式。平时吃惯了大鱼大肉的我们,穿名牌,坐汽车。就是置办年货,一个集就全有了,有的甚至年夜饭也要到饭店吃。除夕,我们一家人在家里,看春晚、打电脑、聊天、发短信,相互祝福一番。孩子们趴在电脑旁,对穿新衣放鞭炮以及吃饭毫无兴趣。我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每当向孩子谈起,他们只是一笑:“爸爸,你老了。”如今,吃西餐过洋节已成为时尚。我总在想:快餐式的文化果真要代替这些传统文化吗?也许,我真的老了。

“二十六,要烩肉”。烩肉这天,由于我家的客人多,父亲往往买些猪头下水,招待客人。父亲将洗好了的猪肉放进锅里，母亲在炉膛里燃起劈柴。不一会儿,让人馋涎欲滴的肉香溢满厨房。但是我们也只能啃些骨头打打牙祭——肉是用来招待客人的。

“二十八,穿花袄”。到了腊月二十八这天,

春节组诗		
田晔		
春联	家家团团圆圆	恭贺生活美满
红红的春联	笑容灿烂	拜年
洋溢张张笑脸	痴情盼新年	拱手拜新年
和谐幸福	登台表演	新年好
张贴在心坎	爆竹	情浓意远
新春的装扮	猛烈的鞭炮声	温暖心田
醉了人间	迎接新年	祝福平平安安
守岁	炸开了岁月的灿烂	笑声飞满天
除夕无眠	五光十色的火花	
年夜饭	映透了半边天	

除夕	
陈亮	
除夕,是父亲贴在门楣的谆谆教诲	
除夕,是母亲精心张罗的一桌菜肴	
除夕,是一杯合家团圆的美酒	
除夕,是望断天涯的一次眺望	
今夜,把所有的灯都点亮	
今夜,华夏九州是一片沸腾的海洋	
今夜,远方归来的游子可以开怀畅饮	
今夜,鲜花、祝福与爆竹在中华大地辽阔地开放	
无论你在何方	
无论你是否快乐或是忧伤	
今夜,请抛开所有的哀愁与徘徊	
享受幸福,学会坚强	
让我们放声歌唱吧	
为这繁华盛世	
让我们尽情欢呼吧	
为这锦绣时光	
本期策划:马蕊 杨雅萍	



新年童趣 南方雨摄

花的枣花馍就呈现在眼前了，出了锅的枣花馍还要点上红点。蒸枣花的时候,母亲总安排我不要多说话,更不能凑在厨房,如果谁说了不吉利的话,母亲要赶紧向灶神赔礼。蒸枣花的那几天,邻里、亲友也不串门,生怕影响人家蒸枣花。小时候不懂得这隆重而神秘的气氛是何故,现在想起,可能是人们对神灵的一份

虔诚之心,通过枣花寄托来年的幸福吧。枣花馍的主要用途是回敬晚辈,晚辈们来拜年,送来象征长寿和健康的“大馍”,长辈就要用枣花回赠。原来,由于家里穷,有时一个枣花馍要串好几家亲戚。记得有回去姥姥家拜年,回来的路上不小心将枣花摔成几瓣,到家后母亲边责备,边用竹签将几瓣连起来,虽有裂痕,但看上去还算完整。家里又来了亲戚,母亲将这枣花回送给他们了,说不定亲戚还将那枣花转送给人家呢。现在提起,母亲总

各个女儿蒸的枣花要一样大,要不非落个偏心眼不行。母亲们这时也毫不吝啬,总是将枣花蒸得又鲜又白,也是,哪位父母不希望自己女儿的日子越过越鲜呢?小时候家里生活不宽裕,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白面馍,吃上枣花便成为儿时的“伟大梦想”。有一年过年,母亲蒸了一个大大的枣山,大年初一时放在堂屋后台敬神。这样的供品要摆到十五后才能吃。我哪里等得到?刚过了初五,就趁父母不备,偷偷从上面把枣和“鱼

不好意思地说,不都是因为穷吗!

在老家,出嫁的女儿总是将娘家的枣花馍视为珍宝,去父母家拜年,其它礼物可以不要,枣花总少不了要带回的。老家有“闺女搬娘枣山,日子越过越鲜”的说法,父母们总在年前为自己的女儿蒸上一个规格很高的枣花,等女婿女儿来拜年时回送给他们。女儿多的母亲为

枣花馍

常全欣

或许是小时候太饿的缘故,以至于后来丰衣足食了,我还偏爱吃那枣花馍。以前在外读书时,母亲每年过年总会为我特意多蒸几个枣花,让我带到学校,一时间成为同学们的抢手食品。这几年参加工作之后,每年回家过年,除了岳父岳母回送给我们的枣花之外,我总要带回母亲蒸的几个枣花,好好解解儿时的馋瘾,更为能在城市里享受到那份老家特有的风味。

如今,现代生活影响着传统风俗,枣花馍也有了“新版本”。有的商家制作了“面包枣花”,一时间竟成了馈赠亲人的过年好礼,黄黄的面包颜色,形状还是枣花样,上面虽说有许多枣,但总吃不出以往枣花的筋道来。有时我在想,蒸枣花寄托着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使年的味道更加浓郁,如果手工蒸的枣花都被“面包枣花”取而代之,那真是年的遗憾。

今又新年,当又一次从电话里听到母亲谈起枣花,我仿佛嗅到了老家那满村飘出的枣花的浓浓香味。这香味里,总是和着年的味道、家的味道、母亲的味



瑞雪兆丰年

杨红 摄

小小说

雪中送炭

顾振威

好大的一场雪啊!砭骨的北风怪兽一样吼叫着,无情地抽打着光秃秃的树枝。

天地间冷得像冰窖一样,蒿娃和父亲蜷缩在被窝里仍被冻得瑟瑟地抖着。门被撞开了,挟风带雪闯进一个雪人,是队长。队长身上披着一件露着棉絮的破袄。

父亲穿上油腻腻的黑袄,颤着声说,队长,风雪天来我家有事?

队长拍打着身上的雪,将被袄脱下来,双手捧着递给父亲,这是城里人捐的,咱生产队数你家里最穷,这件棉袄就分给你家了。

父亲哆嗦着双腿差点儿没有跪下来。他和蒿娃只有一件棉袄,在这个滴水成冰的寒冬,他穿上棉袄,蒿娃就只好畏缩在被窝里不能出门了。队长真是雪中送炭啊!

父亲摸出烟叶,利索地卷了根烟,递给队长。队长点着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望着灰蒙蒙的天,叹了口气说,队里还有一些困难户,快过年了,我得到他们家里看看。

队长一头扎进了肆虐的风雪中。蒿娃从床上跳下来,把袄穿在身上,像个将军一样在狭窄的室内踱着。蒿娃把手伸进衣兜里,意外地掏出个信封,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

信封里装着皱巴巴的票子。父亲哆嗦着数了五遍才把钱数准——十三块三毛二。蒿娃兴奋得脸放红光,我们有钱了,过年能吃上肉了,能买鞭炮了……

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信封,信封上写着:邮河南省周口地区大河路三号赵庆丰。

这钱可能是赵庆丰的,我要把钱送给赵庆丰。在蒿娃的感觉里,父亲的声音比蚊子的嗡嗡声还低。

母亲从万分惊愕中清醒过来,小心翼翼地说,咱们不偷、不抢,过年正缺钱,送上门的钱,就花了吧。

父亲将眼一瞪,斩钉截铁地说,做人得讲本分,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什么时候也不能钻进钱眼里。

父亲装着信封,一头冲进砭骨的风雪之中。

父亲回来已是薄暮时分了,父亲回来后不安地说,队长说邮信的该回家过年了,他让年后再把钱寄过去。赵庆丰丢了钱,心里一定非常着急。父亲长吁短叹着,和母亲商量,寄信得花钱,周口离咱这不到一百里地,我把钱送去吧?母亲没有答话,她知道就是答话也劝不动执拗的父亲。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父亲从床上爬了起来,用手巾兜了六个馍,蹒跚着离开了村子。

五天后,当家家户户响起零星爆竹声的时候,胡子拉碴的父亲才满身疲惫地回到家里。父亲一回到家就有气无力地说,有吃的没有?真把我饿坏了。

父亲一口气吃了两个玉米馍。母亲责怪父亲,不让你去你偏去,今天是小年夜了,咋不早点回来?人家留你管酒管肉了?

父亲嘿嘿笑道,我到周口一打听才知道赵庆丰一家回太康老家过年了,到太康老家,我找了一天才找到赵庆丰的老家。赵庆丰紧紧抓住我的手,激动得话也说不囫圄:你你你真是雪中送炭啊……

那年蒿娃八岁,如今的蒿娃已是一个县级人民法院的院长了,面对种种诱惑,他总是想起八岁那年发生的事。他常常告诫自己,做官一时,做人却是一世,无论做官还是做人,都要像赵庆丰、队长、父亲一样多做些雪中送炭的事!

脚”掰下来吃,父亲见了严加呵斥,母亲便笑着说,让他们吃吧,孩子一年到头吃不上好东西,敬神的事心到神知。我们就委屈地看着父亲,在心里问:枣山一年也就蒸那么一回,还得先敬神,为什么呢?

或许是小时候太饿的缘故,以至于后来丰衣足食了,我还偏爱吃那枣花馍。以前在外读书时,母亲每年过年总会为我特意多蒸几个枣花,让我带到学校,一时间成为同学们的抢手食品。这几年来参加工作之后,每年回家过年,除了岳父岳母回送给我们的枣花之外,我总要带回母亲蒸的几个枣花,好好解解儿时的馋瘾,更为能在城市里享受到那份老家特有的风味。

如今,现代生活影响着传统风俗,枣花馍也有了“新版本”。有的商家制作了“面包枣花”,一时间竟成了馈赠亲人的过年好礼,黄黄的面包颜色,形状还是枣花样,上面虽说有许多枣,但总吃不出以往枣花的筋道来。有时我在想,蒸枣花寄托着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使年的味道更加浓郁,如果手工蒸的枣花都被“面包枣花”取而代之,那真是年的遗憾。今又新年,当又一次从电话里听到母亲谈起枣花,我仿佛嗅到了老家那满村飘出的枣花的浓浓香味。这香味里,总是和着年的味道、家的味道、母亲的味



过年喽

苗青 摄